

唐代志怪小说选译



王汝涛 主编

唐代志怪小说选译

王汝涛 徐敏鸿 赵 炯 译注

齐鲁书社出版发行

(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)

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印刷

850×1168毫米32开 10.75印张 234千字

1985年12月第1版 1985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22,000

书号 10206·131 定价 2.00元

前 言

中国古代文言小说，是源远流长的。有人以为，最早可以追溯到被认为是战国时作品的《穆天子传》。不过，用文学的尺度衡量，只能说，真正的传世小说，魏晋时才开始出现，到了南北朝，作品逐渐增多。

自魏晋直到隋代的文言小说，可以称之为初级阶段的作品，它们，大体上只起到介绍情节的作用，各篇虽有主人公，但缺乏人物形象。文字也质直古朴，不足以名世。到了唐代，文言小说才逐渐发育成形，有了比较成熟的艺术技巧，反映了比较广阔的社会生活；从此，小说成为堪与诗歌、散文相抗衡的文体之一。鲁迅先生说：“小说亦如诗，至唐代而一变，虽尚不离于搜奇记逸，然叙述宛转，文辞华艳，与六代之粗陈梗概者较，演进之迹甚明，而尤显者乃在是时始有意为小说。”宋代洪迈说：“唐人小说，不可不熟。言事凄婉欲绝，间有神遇而不自知者，与诗律可称一代之奇。”都说明了唐代小说在中国小说史上的地位。

唐代小说，近来习惯地被人称之为“唐传奇”，以传奇的名字代表整个唐代小说，在概念上是不够周全确切的，不知始于哪位文学史家，这个学术上的问题在此不予讨论。却说，从内容上对中国文言小说进行分类，较早的应该是明代的胡应麟。他在《少室山房笔丛》中，把小说分为六类，就是志怪、

传奇、杂录、丛谈、辨订与箴规。后人或以为，胡应麟所谓的辨订与箴规两类，就其所举的例子看，那些作品似乎不属于小说范畴。又，杂录与丛谈两类，因难以截然分清，又可以合并为一类。因此，古代文言小说，就内容方面分类，可以用传奇、志怪、杂录三类全部包容了。这种主张虽然尚未成为定论，但据以划分古小说，是容易划分得清楚的。

鲁迅先生编纂了一部《唐宋传奇集》，他在《中国小说史略》中又将唐代小说归纳为传奇文、传奇集及杂俎三种。他说：“传奇者流，源盖出于志怪，然施之藻绘，扩其波澜，故所成就乃特异，其间虽亦或托讽喻以纾牢愁，谈祸福以寓惩劝，而大归则究在文采与意想，与昔之传鬼神明因果而外无他意者，甚异其趣矣。”先生对传奇的理解，已不同于胡应麟，胡应麟说：“一曰志怪：《搜神》、《述异》、《酉阳》、《宣室》之类是也。一曰传奇：《飞燕》、《太真》、《崔莺》、《霍玉》之类是也。”他的意思很明显，传奇小说是纯记人间奇事的，志怪小说则专记有关鬼神怪异的内容。他并不认为“传奇者流，源盖出于志怪”，他是将传奇与志怪对举，各限制于记人事与记鬼神的不同范围内的。不过，鲁迅先生于记宋代之文言小说时，又将传奇与志怪对举，从《中国小说史略》第十一篇所举之例子看，传奇的内容又似乎限于专记人事的作品，与胡应麟的意见一致起来了。究竟传奇与志怪两类小说的区别何在，已经无法起先生于地下而请教之了。

为什么对于传奇与志怪的区别要说上这么一大篇、非辨明其区别不可呢？就因为我们要选译的志怪小说是按照胡应麟的概念收录的，而“唐代志怪小说”这一叫法在听惯了“唐传奇”名称的人听起来，又会觉得很生疏的缘故。我们以为，如

果全面研究唐代文言小说，必须着眼于传奇、志怪与杂录三者，不可偏爱其一而弃置其二。近来，颇拜读了一些中国文学史、小说史，下及以唐代小说或以唐传奇为名的选本，发现其所研究、评介或选录的内容，基本上局限在鲁迅先生《唐宋传奇集》范围之内，亦即局限于所谓传奇者范围之内。动辄《任氏》、《长恨》、《莺莺》、《小玉》、《李娃》、《非烟》、《枕中》、《南柯》，或者加上实为志怪的《古镜》、《白猿》，与《柳毅》、《灵应》等等。曾经统计了一下，其数目大约涉及到一百篇左右的作品。唐代文言小说的总篇数到底是多少，迄今似乎无人统计。我们粗略估算了一下，仅就《太平广记》中收录的来说，至少不下千篇，如果把杂录类放宽一些，数目还要多得多。我们想，要谈唐代小说，不能总把常见的百余篇当作代表而不计其余，也就如不能总把陈子昂、李白、杜甫、李贺、白居易、韩愈、李商隐、杜牧、杜荀鹤，或者再加上四杰、王、孟、韦、元等人的作品当作全部唐诗一样。为了较全面地理解唐代小说，我们早就期望着有人编一部《全唐小说》之类的唐代小说总集。而在此书编出来之前，我们不揣固陋，想做一点拾遗补缺、搬砖运瓦的工作，也就是说，稍稍把唐代小说领域从习见的百余篇的小范围向外开拓一下，这就是前几年编注《太平广记选》及现在编这部《唐代志怪小说选译》的原因。前者志在开拓，后者志在普及，因此，后者采取了译注的形式，并且缩小了选收范围。其所以专选志怪小说者，是因为介绍传奇小说的人太多了，不必再跟着凑这个热闹。另外，也还有一层意思，就是要为志怪小说挽回一下名誉。

不少的文学史、小说史，偶而涉及少量志怪小说，评价却是不高的。例如一部有影响的专著就这样说：“这些专集中每有

可喜之作，但总的来看，倾向于搜奇猎异，言神志怪，六朝遗风复炽，现实主义内容受到削弱。”又有一部书评价《红线》和《聂隐娘》一类的豪侠小说，写道：“《聂隐娘》等剑侠传奇，吹捧这样一些奴才，是为当时的封建割据势力藩镇造舆论的。”这种说法对不对呢？我们认为：有对的一部分，那就是志怪小说也同其他类别的作品一样，精华与糟粕杂揉，是有不少的作品没有积极意义，只有消极意义的；也有不对的一方面，那就是用印象或某些批判的程式去套这些作品，不作深入探讨就一概加上“搜奇猎异、言神志怪”的标签，屏之于研究范围之外的失之草率的作法了。我们知道，评价一篇作品，不能单就其记人事或写鬼神以定其有价值与否，若是那样，整部《聊斋志异》就该一笔抹倒了。古代神话，大部分是优秀作品，后代的《西游》、《聊斋》，也不失为名作，言神志怪者，未必全属宣扬迷信；搜奇猎异者亦未必其中不含有现实主义成分。正确的评价有待于细心地阅读，正确地分析，不夸大也不缩小其积极或消极作用。

志怪小说当然要写神鬼，唐代小说的志怪部分在数量方面比六朝又有所增加，其原因是多方面的，此处暂不涉及。而只就写神鬼来说，除了单纯“搜奇猎异”而外，作者还有一个目的，那就是借仙界、鬼界的事，曲折地反映人间色相。例如，我们选入的《韦安道》篇，在过去就有人以为是讽刺武则天的。又如，此类小说中所写的神仙，并非个个道德清高，有些是有不少世俗缺点的：女仙急于嫁人，男仙又喜欢占有女子或调戏女仙（见《张遵言》，本书未选入）。贪污的官吏送上冥钞千万，天帝便允许延寿五年；送上一个美女、两瓶酒，也可以求来一场非法的风雪。这些神仙的嘴脸难道不和人间的帝王高官

一样吗？小说中写的鬼，特别是女鬼，大多是些执着地向往爱情婚姻生活的，这又是从侧面揭露封建社会婚姻的不自由。总之，仔细阅读一下大量的唐代志怪小说，可以从中剔拣出不少被埋没了的、有光彩的作品。借鬼狐神怪以讽世，并不是从《聊斋志异》才开始。为了给志怪小说洗刷迷信的坏名誉，我们在每篇的注释一中，多花了些力气，尽量举出我们所认为的作品积极意义或借鉴意义。由于理论素养差，学识不足，可能其中有不少错误。但我们的动机乃是：尽棉薄之力，对丰厚的祖国文学遗产，作些挖掘工作。因此，即使此书水平不高，想来读者也能见谅的。

下面，简单说明一下有关选译体例的事。

1. 选目由王汝涛负责，其中，入选的有习见的作品，如《白猿传》、《柳毅》、《昆仑奴》、《红线》等篇，不选不足以代表志怪小说的面貌，故予以选入。又，因为受到总字数的限制，还有不少好作品，如《灵应传》、《张老》、《张遵言》、《郭翰》等，只好割爱了。

2. 译文，采意译方式，没有严格依据字字落实的原则，这是因为考虑到读者对象及作品的可读性而不得不然的。又，加了少量的注释，是专为解释一些人名、地名、官职、制度等无法译出而又必须说明的词语的。以解释清楚为主，不作繁琐的考证。

3. 底本是《太平广记》。只有《辛公平上仙》及《郭元振》两篇据他书补入。这是因为《太平广记》的编纂时间距唐为近，在入选作品集原本大多不传的情况下，《太平广记》最为可据。《太平广记》虽也对原文作了些增改，但改动不大。比较起来，如《类说》、《岁时广记》、《说郛》、《古今逸

史》、《五朝小说》等书所收录的各篇，有时某些句子改动得比原文更加文从字顺，但其实已失却本来面目了，故不取。也因此，除个别篇目外，不出校文。有时，原文中某些地方读来文意不通，疑有错字，也不妄改原文，只在注中提出“疑当作×字”，以保持原书本来面目。

4.能简化的繁体字，尽量简化了，大部分异体字也改为规格的写法。

5.注释及译文，均由王汝涛做了审改及统一文字风格的工作，但各人文字，究竟自有其风格，因此，特别在译文所用词语上，仍有不够一致之处。为此，在各人所译篇目下，分别署名，以存真实，且示区别。

又，本书在整理过程中，得到古籍整理资金资助，特此说明。

王 汝 涛

1985年2月20日

目 录

前 言	王汝涛 (1)
补江总白猿传	(1)
柳毅传	(9)
玄怪录	(31)
郭元振	(32)
曹 惠	(39)
巴邛人	(44)
侯 通	(47)
萧至忠	(49)
续玄怪录	(55)
辛公平上仙	(56)
裴 谡	(67)
杜子春	(77)
张 庾	(87)
李卫公靖	(91)
刘贯词	(98)
刁俊朝	(105)

集异记	(109)
李子牟	(110)
注 风	(113)
会昌解颐录	(117)
黑 叟	(118)
纂异记	(123)
陈季卿	(124)
嵩岳嫁女	(130)
蒋 琛	(143)
浮梁张令	(158)
传 奇	(165)
孙 恪	(166)
昆仑奴	(175)
郑德璘	(182)
崔 炜	(190)
聂隐娘	(205)
裴 航	(214)
张云容	(223)
张无颇	(232)
周 邯	(240)
颜 濬	(245)
江 叟	(254)

宁 茵	(261)
姚 坤	(270)
逸 史	(275)
太阴夫人	(276)
华阳李尉	(281)
河东记	(285)
申屠澄	(286)
板桥三娘子	(292)
异闻集	(297)
韦安道	(298)
甘泽谣	(311)
红 线	(312)
续仙传	(321)
元柳二公	(322)

补江总白猿传¹

梁大同末，遣平南将军蒯钦南征²，至桂林，破李师古、陈彻³。别将欧阳纥略地至长乐⁴，悉平诸洞，采⁵入深阻。纥妻纤白，甚美。其部人曰：“将军何为挈丽人经此？地有神，善窃少女，而美者尤所难免。宜谨护之。”纥甚疑惧，夜勒兵环其庐，匿妇密室中，谨闭甚固，而以女奴十余伺守之。尔夕，阴风晦黑，至五更，寂然无闻。守者怠而假寐，忽若有物惊悟者，即已失妻矣。关扃如故，莫知所出。出门山险，咫尺迷罔，不可寻逐。迨明，绝无其迹。

纥大愤痛，誓不徒还。因辞疾，驻其军，日往四遐，即深凌险以索之。既逾月，忽于百里之外丛筊上得其妻绣履一只，虽浸雨濡，犹可辨识。纥尤凄悼，求之益坚。选壮士三十人，持兵负粮，岩栖野食。又旬余，远所舍约二百里，南望一山，葱秀迥出。至其下，有深溪环之，乃编木以度。绝岩翠竹之间，时见红彩，闻笑语音。扞萝引绳，而陟其上，则嘉树列植，间以名花，其下绿芜，丰软如毯。清迥岑寂，杳然殊境。东向石门，有妇人数十，帔服鲜泽，嬉游歌笑，出入其中。见人皆慢视迟立，至则问曰：“何因来此？”纥具以对，相视叹曰：“贤妻至此月余矣，今病在床，宜遣视之。”入其门，以木为扉，中宽辟若堂者三。四壁设床，悉施锦荐。其妻卧石榻上，重茵累席，珍食盈前。纥就视之。回眸一睇，即疾挥手令去。

诸妇人曰：“我等与公之妻，比来久者十年。此神物所居，力能杀人，虽百夫操兵，不能制也。幸其未返，宜速避之。但求美酒两斛⁶，食犬十头，麻数十斤，当相与谋杀之。其来必以正午后，慎勿太早，以十日为期。”因促之去。纆亦遽退。

遂求醇醪与麻犬，如期而往。妇人曰：“彼好酒，往往致醉。醉必骋力，俾吾等以彩练缚手足于床，一踊皆断。尝纫三幅，则力尽不解。今麻隐帛中束之，度不能矣。遍体皆如铁，唯脐下数寸，常护蔽之，此必不能御兵刃。”指其傍一岩曰：

“此其食廩，当隐于是，静而伺之。酒置花下，犬散林中，待吾计成，招之即出。”如其言，屏气以俟。日晡，有物如匹练，自他山下，透至若飞，迳入洞中⁷。少选，有美髯丈夫长六尺余，白衣曳杖，拥诸妇人而出。见犬惊视，腾身执之，披裂吮咀，食之致饱。妇人竞以玉杯进酒，谐笑甚欢。既饮数斗，则扶之而去。又闻嘻笑之音，良久，妇人出招之，乃持兵而入。见大白猿，缚四足于床头，顾人蹙缩，求脱不得，目光如电。竞兵之，如中铁石。刺其脐下，即饮刃，血射如注。乃大叹咤曰：“此天杀我，岂尔之能？然尔妇已孕，勿杀其子，将逢圣帝，必大其宗。”言绝乃死。

搜其藏，宝器丰积，珍羞盈品，罗列案几。凡人世所珍，靡不充备。名香数斛，宝剑一双。妇人三十辈，皆绝其色，久者至十年。云，色衰必被提去，莫知所置。又捕采唯止其身，更无党类。旦盥洗，著帽，加白袷，被素罗衣，不知寒暑。遍身白毛，长数寸。所居常读木简，字若符篆，了不可识；已，则置石磴下。晴昼或舞双剑，环身电飞，光圆若月。其饮食无常，喜啖果栗。尤嗜犬，咀而饮其血。日始逾午，即歛然而逝，半昼往返数千里，及晚必归⁸，此其常也。所须无不立得。夜就诸床黼

戏，一夕皆周，未尝寐。言语淹详，华旨会利。然其状，即猥獯类也⁹。今岁木叶之初，忽怆然曰：“吾为山神所诉，将得死罪，亦求护之于众灵，庶几可免。”前月哉生魄¹⁰，石磴生火，焚其简书，怅然自失曰：“吾已千岁，而无子。今有子，死期至矣。”因顾诸女，沈澜者久，且曰：“此山复绝，未尝有人至。上高而望，绝不见樵者。下多虎狼怪兽，今能至者，非天假之，何耶？”

纥即取宝玉珍丽及诸妇人以归，犹有知其家者。纥妻周岁生一子，厥状肖焉。后纥为陈武帝所诛¹¹。素与江总¹²善，爱其子聪悟绝人，常留养之，故免于难。及长，果文学善书，知名于时。

注释：

1. 这是早期唐代小说中名篇之一。记欧阳纥妻子被白猿摄去，后来救回、怀孕生子的事情。因为欧阳纥的儿子是唐初名臣兼书法家的欧阳询。纥死后，询被江总收养。本篇标题便作《补江总白猿传》，意思是江总写了一篇《白猿传》，后遗失，现在替他补上。欧阳询的象貌恰巧又很丑，象个老猕猴，因此有人以为唐人忌妒欧阳询有大名，造此故事，讽刺他是异类所生。但这也只是揣测之辞，因为从文中白猿所说的：“勿杀其子，将逢圣帝，必大其宗”的话看，还是赞扬欧阳询的不平凡，不象是要讽刺他的。其实作者创作此篇，也只是记异闻，而猿猴窃人之妇的记载或传说，本来比较普遍，偶然取此题材，点染成文而已。本篇注意了细节描写和所谓闲中着色的手法。标志着唐代小说较其以前的六朝作品已大有进步，因此研究文学史者都特别重视本篇。又，《太平广记》注云本篇出自《续江氏传》，此书未见著录，不知是一部什么样的书。鲁迅先生则说宋初曾有单行本，亦不知何所据。汪辟疆氏以为是无名作者在初唐、盛唐之间所作，与嘲笑欧阳询无关，结论比较审慎。今据《顾氏文房小说》本校录。

2. 蔺钦：应作兰钦。兰钦在梁时为平南将军，广 刺史。他曾击破桂阳、长乐一带少数民族反梁的兵马，在广州附近，又打败“俚帅陈文彻兄弟”，但并没有到达过桂林。

3. 破李师古、陈彻：据《梁书·兰钦传》，没有他破李师古的记载。陈彻，似乎也是陈文彻之误。

4. 长乐：为桂阳属下的一个溪洞，在今湖南省南部。当时少数民族多据洞以抵抗梁兵。按跟兰钦一道平诸洞的实际上是欧阳诩的父亲欧阳颢。在记事上，本篇不全符合史实。

5. 采（mí）入：深入。

6. 斛：唐代，十斗为一斛。

7. 按，有物若匹练几句，似为后代小说御剑光飞行所本。

8. 及晚必归：按此句与夜间盗走欧阳纆妻一事在时间上是有矛盾的。

9. 猴獾：指一种和猿相类的动物，长七尺，能象人一样走路，也叫猴獾。

10. 哉生魄：指一个月中开始有月光的日子，大约在农历初二或初三。

11. 后纆为陈武帝所诛：此处记事微误，按，欧阳纆在大建二年时被陈宣帝所杀，非陈武帝。

12. 江总：陈代有名诗人。《旧唐书·欧阳询传》：“父纆，以谋反诛，询当从坐，仅而获免。陈尚书令江总与纆有旧，收养之。”

译文

梁朝大同末年，派遣平南将军蔺钦出征南方。到了桂林，打败了李师古和陈彻。另一支兵马的将领欧阳纆进攻到长乐，附近的各处溪洞都被平定，而且军队深入到了险阻的地方。纆的妻子生得窈窕、洁白，十分美丽。当地部族中有人对纆说：“将军你怎么带着美女到这里来？这里有个神道，善于偷窃年青的女子，长得美丽的更难幸免。看来你该认真防护一下。”纆又

怀疑又担心，夜里，派出兵丁团团围绕所住的屋子，把妻子藏到密室里，门关得严严的，又派了十几个丫环守卫。这一夜，阴风习习，天色黑暗，到五更天时，仍然安然无事，守卫的人疲倦已极，穿着衣服就那么稍微睡了一会儿，忽然好象被什么惊醒，欧阳纆的妻子便已经失去了。门还照常关锁着，不知道是从哪里出去的。门外是险峻的高山，走不远就会迷路，无法追寻。一直闹到天明，找不到一点踪迹。

欧阳纆难过而且气愤，发誓绝不白白地就离开这里。于是，借口有病，驻扎下军队，每天向四面走很远，越过险阻，到最幽深的地方去搜寻。一个月以后，忽然在距住处一百里以外的一丛竹子上找到他妻子的一只绣鞋，虽然已被雨水湿透，仍然可以辨认得出来。这使欧阳纆十分难过，更加怀念他妻子，寻找的决心也更坚定了。他选了三十个身强力壮的士兵，带着武器，背着粮食，在山洞住，在野外吃饭，不停地搜寻。又过了十几天，在远离住地二百里的地方，望见南面有一座山，葱茏秀丽，超出其他的山。到了山下，发现一条大溪环绕着它，水很深，便扎了木筏子渡过。看见峭壁绿竹之间，常有穿红衣服的出现，还听到说笑的声音。便攀着藤罗，挂上大绳子，登了上去。那里到处种着美好的树，中间夹杂着名花。下面平地上一片芳草，宛如绿色毯子。景物清秀，环境安静，真是一个幽美的好地方。面向东有一个石门，几十个妇人，衣服肩帔颜色鲜明，出入于其中，有的唱歌欢笑，有的随意游戏。看见有人来，都迟回地站着，不转眼地看。人到面前时，才问：“为什么到这里来？”欧阳纆说明了原因，她们对看了一下，一个人说：“您的妻子到这里一个多月了，现在正病在床上，该去看她一下。”欧阳纆走进门内看时，门板是木头的，里面很宽

大，开辟出三间象厅堂一样的石洞。靠四墙摆着床，上面都覆盖着锦作的垫子。他的妻子卧在石床上，上面铺着一重重的毯子和席，美好的食品堆满床前。纆走近去看她，她只回头望了一眼，就使劲挥着手让纆赶紧离开。那些妇女对欧阳纆说：“我们和您的妻子来到这个地方，时间最长的有十年了。有个神人住在这里，他本领大，能杀人，即使一百人拿着兵器，也敌不过他。你该趁他没回来，赶紧离开。以后只要带来两斛美酒，十条狗，几十斤麻，就能配合你把它杀掉。来时一定在正午以后，不要太早。十天以后来。”说完，催着让他走，欧阳纆立刻走了。

于是他准备了美酒、麻和狗，按照约定的期限去了。一个妇人说：“那个神人爱喝酒，喝醉了一定要显示力气，常常要我们用彩绸把它手脚捆在床上，它用力一挣，就能挣断。曾经有一次捆了三幅，它用尽力气也没有挣断。现在，在彩绸中偷偷加上些麻，估计它更挣不断了。它浑身都和铁一样，只有肚脐下面的几寸，经常严加保护，那里一定不能抵挡兵刃。”又指着旁面一个岩洞说：“这是它的食物仓库，你可以藏在里面，安静地等待。酒放在花下，狗放在树林里，等我们用计成功，招呼你时再出来。”欧阳纆听了她们的话，屏住气息等待着。太阳偏西以后，见到有一道光如同一匹白绸子似的从另一个山头飞来，如箭一样直射下面，飞到洞里去了。一会儿，有个胡子很美的男子，六尺多高，穿白衣，扶拐杖，由一群妇人簇拥着出来了。它见了狗，象有些吃惊样看了一下，立刻飞身上前捉住，用手撕裂，大嚼一阵，直到吃饱为止。那些妇人便争着用玉杯敬酒，欢笑着，显得很融洽。喝了约有几斗的样子，扶持着它进去了，还听到嘻笑的声音。很久很久，妇人出来叫欧阳